Aging Research 老龄化研究, 2026, 13(10), 329-336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
https://doi.org/10.12677/ar.2026.1310761

Hans汉斯

熟人社会消解与社区养老服务投融资模式转型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

杨智文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6年6月25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15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27日

摘　要

城镇化深刻改变了基层社会结构，熟人社会消解导致社区非正式社会资本衰减，依托人情互助与自发筹资运转的养老内源投融资体系逐步失灵。本文立足社会学治理视角，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系统揭示熟人社会消解对社区养老投融资的多重冲击，阐明人际信任流失、互惠规范瓦解与地缘网络断裂三重损耗是资金缺口扩大、互助效能递减与服务供需错配的深层根源。进一步针对城市、城乡结合部与乡村三类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差异，厘清投融资模式转型的三重逻辑，构建分层适配的多元投融资体系，并从信任重塑、规范再造与网络重构三维度提出治理路径，以期为社区养老服务回归公共属性、实现人情互助与制度化融合发展提供理论参照。

关键词

熟人社会消解，社会资本，社区养老，投融资模式，养老服务转型

The Dissolution of Acquaintance Socie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odels for 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s

—An Analysis Based on Social Capital Theory

Zhiwen Yang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June 25, 2026; accepted: October 15,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7, 2026

文章引用: 杨智文. 熟人社会消解与社区养老服务投融资模式转型[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10): 329-336.
DOI: 10.12677/ar.2026.1310761

Abstract

Urbanization has fundamentally reshaped grassroots social structures. The dissolution of the acquaintance society has eroded informal social capital in communities, undermining the endogenous financing system for elderly care that relied on mutual assistance and voluntary fundraising. From a sociologic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 and drawing on social capital theor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multiple impacts of this dissolution on community elderly care financing. It reveals that the triple depletion of interpersonal trust, reciprocal norms, and geographical networks constitute the deep-seated cause of widening funding gaps, declining mutual-aid efficacy, and supply-demand mismatches. Furthermore, by differentiating social capital endowments across urban, urban-rural fringe, and rural communities, it clarifies the triple logic of financing model transformation, constructs a layered and adaptive diversified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system, and proposes governance pathways from three dimensions—trust reconstruction, norm revitalization, and network reconfiguration. The aim i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restoring the public attribute of community elderly care and achieving a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humanistic mutual assistance and institutionalized care.

Keywords

Dissolution of Acquaintance Society, Social Capital, Community Elderly Car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odels, Transformation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2024 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 3.1 亿 [1]。在长期沿用的“9073”养老格局中，社区养老处于家庭与机构之间的过渡地带，发挥着衔接与补充的作用。与市场化养老机构不同，社区养老的根基深植于乡土熟人社会，其运转长期依赖邻里互助、低龄老人志愿服务、民间小额捐赠以及时间银行等服务交换等非正式资源。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成本较低、人情味浓、且扎根于本地社会网络的内源型投融资模式。

然而，快速城镇化和大规模人口流动深刻改变了基层社会面貌。以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传统熟人社会正趋于瓦解：城市社区日益成为陌生人聚居之地，农村则因青壮年外流而陷入空心化，邻里交往显著减少，社区公共精神持续弱化，非正式社会资本逐年萎缩。深入来看，市场化进程带来的经济分化和人口外流，削弱了人际信任的基础，也改变了互惠行为的预期结构，原有互助机制和道德约束因此难以为继[1]。其结果是，依赖人情网络支撑的养老筹资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志愿服务供给下降，自发筹款不再顺畅，时间银行的互助闭环也难以持续运转，社区自身能够提供的养老支持力量明显减弱。

现有研究多从经济学视角关注资金配置效率，而对社区养老的公共属性及其社会根基着墨较少，尤其对熟人社会变迁这一深层因素缺乏系统探讨。正因如此，许多市场化方案在基层推行时，往往与真实

[1]https://www.mca.gov.cn/n2623/n2684/n2703/c1662004999980006135/content.html

情境脱节，难以有效落地。

1.2. 研究意义

在理论层面，现有养老投融资研究的一个普遍倾向是盯着资金运行效率和经济收益最大化，对社会学视角下基层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关注得并不多。本文的做法是，把熟人社会消解、社会资本损耗与社区养老资源配置这三条线拧到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试图说清楚社会结构变化究竟如何传导到养老投融资体系上。这样一来，既能把社会资本理论往前推一步，用到基层养老治理中去，补充现有研究“重经济效率、轻社会基础”的短板。

从现实层面来看，本文直面熟人社会瓦解后传统互助养老模式失效、财政兜底压力加重及市场化服务水土不服等痛点，力图摒弃一刀切的改革思路，针对不同原子化程度的社区设计差异化的投融资方案。当前国家正大力推进“一刻钟养老服务圈”建设、家庭养老床位推广及社区嵌入式养老设施布局等政策实践，本文的探讨有助于在上述政策框架下识别不同类型社区的制度适配条件，为差异化政策工具的精准投放提供学理参考，从而既缓解基层财政压力，又在修复社区邻里网络的过程中守住养老的情感慰藉功能。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本文按四个环节依次展开：先是文献梳理和理论铺垫，接着分析现实影响与成因，再讨论演变机理，最后落到模式建构与优化路径上。研究方法以文献研究法梳理既有成果，以差序格局理论和社会资本三维框架搭建分析骨架，再用比较研究法将城市陌生社区、城乡结合部半熟人社区和乡村熟人社区进行对比分析。

2. 文献综述

2.1. 社区养老投融资模式相关研究

国内学界关于社区养老投融资模式的探讨大致分两个方向。一是市场化路径，主张引入社会资本、商业保险及养老基金等市场力量以缓解财政压力，设计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养老信托等融资工具，相关研究指出服务生产、定价与渠道等环节的流程优化是提升供给效率的关键[2]。二是内源互助路径，关注农村互助养老与城市时间银行，肯定邻里人力互助和服务置换的低成本优势[3]，但也揭示了“时间银行”面临制度体系不完善、跨区域存取困难及社会认可度不高等实践困境[4]。然而，既有研究普遍立足于经济学框架，将资金收益与风险防控作为核心关切，相对忽视社区邻里关系、公共性等社会因素对养老投融资的影响，难以有效解释市场化融资模式在基层遭遇的阻力。

2.2. 熟人社会变迁与社区养老相关研究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与熟人社会概念为基层邻里养老研究搭建了本土化的理论底座[5]。顺着“熟人社会消解”这条线索，后续研究陆续捕捉到城镇化进程中的若干变化：社区日渐原子化，邻里关系趋于弱连接，公共性不断流失，而人际信任的式微正是贯穿这一变迁过程的内生动力[1]。学界大致认可，熟人社会是邻里互助养老得以运行的前提条件，一旦瓦解，传统互助模式难免受到波及，且互助养老的组织基础并非自然存在，需在特定社会结构与制度环境中培育维系[6]。部分学者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分析，援引公民传统与制度绩效的经典研究，指出社区社会资本的丰歉程度从根本上决定着邻里互助意愿与社区自主治理能力[7]，其流失已被视为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重要诱因。但现有研究大多分别讨论熟人社会变迁对养老服务的影响或社会资本与养老服务的关联，较少将结构变迁、资本损耗、投融资失灵与服务短板四环节串联为完整的传导机制。

2.3. 现有研究述评

既有成果已积累起有价值的线索，但仍有两方面问题有待深化。一是研究视域的分立较为明显，经济取向的投融资分析对社会结构层面的制约因素关注不足，而社会学取向的养老研究对资金供给问题的探讨又较少系统论述。有研究指出老年人金融认知与知识教育的缺失是其参与社区养老投融资的重要障碍[8]；社会养老服务供给可划分为市场主导型、社会主导型和多元共治型三种模式，不同组织的差异化组合构成其运作逻辑[9]；农村养老服务的内生动力则在于基层组织、专业服务组织与乡土社会网络等多重力量的协同[10]。二是分层分类的探讨仍较为缺乏，多数方案倾向于提出统一性的改革思路，对城乡社区在熟人社会消解程度上的显著差异回应不够充分。

3.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3.1. 核心概念界定

熟人社会消解指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结构经历的现代化转型，即传统依靠血缘和地缘维系的熟人共同体走向瓦解，社区从情感联结紧密的熟人聚居形态转变为邻里间缺乏互动、信任与有效联结的原子化居住集合体，具体表现为特殊信任流失、互惠规则难继、地缘网络断裂。本文所探讨的社区养老服务投融资模式，是对社区养老全资源整合体系的整体界定，其涵盖正式投融资与非正式投融资两大构成板块。正式投融资部分涵盖政府财政拨款、市场资本投入以及公益基金资助，非正式部分则包括邻里志愿服务、人情捐助和服务时长置换等途径。关于社会资本，本研究采用帕特南的三维分类，认为其由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三者构成。社会信任是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心理前提，互惠规范是互助行为有序运转的行为准则，关系网络则是社区内资源流动的主要渠道。这三个维度相互支撑，一起构成非正式养老投融资体系运转的关键支撑要素。

3.2. 理论基础

差序格局理论揭示了中国人社会关系的基本组织方式，它会以自我这一单位为圆心，依照亲疏远近的社会关系，来逐层向外推展。在传统社区的养老实践中，这种格局可视为一种圈层化的支持结构，结构大致可分为三层。内圈层由家庭成员承担经济层面将责任兜底，中圈由邻里提供日常照料与人情帮扶来维系，外圈的公共服务则由社区来负责，作为补充供给。而熟人社会的消解一旦成为一种趋势，其带来的明显变化恰恰是中圈层纽带有所断裂的局面。社会资本理论则为本文搭建了完整传导链条：熟人社会消解引发信任、规范和网络三维度同步损耗，导致传统人情型非正式投融资模式失灵，造成资金与人力双重短缺，最终表现为养老服务供需失衡。重建社会资本并联动多元主体，构成投融资与服务双重转型的基本方向。

4. 熟人社会消解下社区养老投融资失灵及成因分析

4.1. 熟人社会消解引发的社会资本三维损耗

熟人社会瓦解所带来的第一重后果，是社会信任的结构性变化。在传统熟人社区中，长期的面对面交往孕育了深厚的特殊信任，居民不需制度约束便能自发参与养老帮扶与捐助。而进入原子化社区后，特殊信任几乎不复存在，制度化的公共信任又尚未建立，居民无论对邻里、养老机构还是市场化资本都抱有警惕，参与意愿大幅下降。第二重后果，是非正式互惠规范趋于失效。传统社区依靠人情伦理自然形成了互惠规则，无偿的帮助行为往往暗含着对远期回报的期许。第三重后果是地缘关系网络的断裂。人口高频流动打破了传统社区相对固定的邻里网络，人际关系从强联结转为弱联结，社区丧失整合本土

人力、闲置场地及小额资金的能力，内生资源枯竭，对外部资金依赖不断加深。

4.2. 传统熟人型社区养老投融资模式的运行现状

在完整熟人社会支撑下，我国社区养老长期采用弱政府干预、无市场参与、以邻里内生驱动为主的内源投融资模式，主要依靠低龄健康老人帮扶高龄失能老人的人力互助、居民自发性小额捐助的资金筹集以及时间银行的服务时长置换三种形式运行。该模式长期有效运转的根本原因在于成本低廉且契合传统熟人社区老年人的情感需求，但其组织基础并非自然存在，需在特定社会结构与制度环境中培育维系，一旦基础遭破坏，运行便难以为继。

4.3. 社区养老投融资模式失灵的具体成因

传统投融资模式失灵的核心症结，在于内源互助动力的持续衰减。农村互助养老面临积极性持续走低、服务供给零散化等问题，症结在于传统社会基础瓦解后缺乏有效的替代支撑机制。社区原子化趋势加剧，邻里间情感维系日渐松弛，居民对人情回报和社区声誉的关注度下降，无偿互助的利他动机基本消退，人力与资金层面的内源供给渠道呈现同步收缩态势。

笔者在贵州省部分城乡社区的前期调研中观察到，传统互助模式的衰退显现出清晰的分化特征。黔东南州某传统村落虽仍保留着红白喜事相互帮工的习惯，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代买生活物品的情况也较为普遍，但互助行为的形态已从“不计酬劳、不求回报”转化为“以物易工、即时清算”的即时交换形式，人情往来依托的远期回报预期趋于淡化。而在贵阳某社区，受访老年居民普遍表示与同楼栋邻居“几乎没有往来”，社区曾组织的“时间银行”项目因报名过少、已存时长无法兑现而停滞。两类社区的对比表明，熟人社会消解的程度差异直接塑造了内源互助动力衰减的速度与形式，传统模式的失灵随社区原子化程度加深呈加速态势。

其次，互助运行机制本身的漏洞加剧了模式失灵。“时间银行”面临制度体系不完善、跨区域存取困难、社会认可度不高及合作网络脆弱等问题，其中跨区域通存通兑的制度缺失使服务时长难以在更广范围有效流转。人口流动常态化使得储存时长难以在跨社区、跨周期意义上完成兑付，互助链条断裂。同时，缺乏统一规范的管理制度使邻里互助的权责关系不明晰，进一步降低了居民参与积极性。

内源融资渠道失灵后，全部资金供给压力转嫁给基层政府，财政负担持续加重。而市场资本的进入往往欠缺系统规划，定价偏高且人文关怀浮于表面，与老年群体实际需求存在明显距离。

4.4. 投融资失灵引发的社区养老服务现实困境

投融资体系作为养老服务的运作命脉，一旦运转受阻，便会引发多重困境。其一，服务的人文向度明显缺失。即邻里温情退场之后，标准统一但缺少人情温度的专业服务逐渐成为主流，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难以得到妥善回应。其二，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双向脱节。面对政府与市场主导的单向供给机制下，居民参与程度偏低，服务内容与社区实际需要之间存在不小的距离。

5. 社会资本视域下社区养老投融资模式转型逻辑

5.1. 信任维度：从熟人特殊信任转向制度化普遍信任

传统养老投融资依托先天的熟人信任自发运行。但在陌生人社区格局下，人情信任不复存在，制度信任短板必须弥补。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效率的提升有赖于对服务生产、定价到渠道各环节的流程优化与制度化建设。通过公开养老资金流向、公示互助服务台账、设立居民参与的监督小组等具体措施，可搭建透明规范的制度信任体系，以刚性制度填补人情信任流失的空白，消除居民参与顾虑，为多元投

融资模式筑牢信任基础。

5.2. 规范维度：从单一道德互惠转向人情与制度双向互惠

传统互助模式单纯被道德规范来维系基本的社会关系，无法适应现代社区中实际运行中，动态的要求变化。根据现实情况，关注到居民行为的日趋理性化，才能将制度约束与柔性引导相结合的互惠机制逐步构建起来。老年人普遍存在的短板在于金融认知与资产管理方面会有不足，专业社会工作方法的介入才能把银发群体金融素养的改善落实到位。逐步推进这一群体的金融素养提升，既需要组合化和制度化的教育支持作为保障，也离不开家庭和社会网络的协同配合。在社区养老投融资领域，一方面应保留本土邻里人情文化的合理成分以维系人文温度，另一方面需增设硬性量化激励制度，打通市域时间银行通兑通道，搭建养老积分兑换体系，使邻里互助获得可落地的实际回报，让人情软约束与制度硬激励形成互补。

5.3. 网络维度：从封闭地缘网络转向多元共治开放网络

传统投融资模式运行于封闭狭小的邻里熟人网络，该网络在现代条件下已丧失有效资源整合能力，需打破封闭格局，搭建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养老企业与居民多元联动的开放共治网络。社会养老服务供给中“市场经营社会”的现象表明，市场与社会可通过市场主导型、社会主导型和多元共治型三种模式联动，互助志愿团队、社会组织、核心企业等组织的差异化组合构成其基本运作逻辑。横向层面需盘活社区内部闲置资源，纵向层面需链接外部专业资金与服务，通过激活社区残存的内生社会资本并引入外部正式资本，实现内外资源互补，重建社区养老资源整合能力。

6. 差异化投融资模式构建与养老服务优化路径

6.1. 三类分层适配的社区养老投融资及配套服务模式

考虑到三类社区在熟人社会消解程度与社会资本存量上的显著差异，本文因地制宜设计三类差异化投融资模式，避免一刀切弊端。

第一类模式是政府兜底型，主要适用于那种新建的城市商品房社区。这些居民之间缺乏认识与交流，即原子化程度比较高。此类社区的资金来源以财政专项养老资金为主，只是把公益捐赠和居民自己交的小额费用作为辅助补充，邻里之间的非正式借贷或凑份子基本不被该类居民所依赖。服务方面，配备标准化的日间照料，如助餐、康复和健康监测，视作刚性需求。这些需求凭专业机构所提供。同时，一些社区内的兴趣活动在被组织的过程中，慢慢把居民之间初步的信任感循序渐进地建立起来。该类模式与当前国家推行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设施建设高度适配，政府可通过公建民营等方式引入专业机构入驻社区养老服务站，在财政保障硬件投入的基础上引导居民形成购买服务意识。

第二类是社群共建型，适用于社会资本处于中度损耗状态的老旧小区和城乡结合部社区。采用政府资金小额撬动、居民众筹与志愿人力融资相结合、公益市场资本补充的多元结构。配套服务采取专业服务与邻里互助融合方式，由专业人员承担医疗康复等硬核需求，邻里志愿者负责情感陪伴和日常代购等软性服务，兼顾专业性与人情温度。该类社区可结合“一刻钟养老服务圈”规划，在步行可达范围内布局养老站点，依托楼栋单元长制度和居民议事会等微治理载体激活社区内生社会资本，实现政策资源与内生力量衔接。

第三类是集体经济赋能型，适用于熟人社会结构相对完整的乡村社区。以村集体经营性收益为核心资金来源，保留邻里自发捐助和低龄助高龄等传统内源互助方式，政府仅提供小额兜底补贴。农村养老需充分挖掘村落共同体内生社会资源与文化传统，仅靠外部输入而忽视本土内生动力难以实现可持续的养老服务体系。延续乡土互助模式，依托村级幸福院开展服务，保留乡村熟人养老特色，避免盲目照搬

城市模式。同时可探索将家庭养老床位政策引入农村，对居家失能老年人进行适老化改造并配套上门服务，以制度化手段弥补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6.2. 基于社会资本修复的长效优化路径

要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上，推进信任体系的修复。微观层面，由社区居委会牵头，每月组织一至两次楼栋茶话会、社区集市、老年兴趣小组等低门槛的线下互动活动，以常态化开展逐步恢复居民之间的熟悉度和基础信任感。中观层面，落实养老资金和服务信息的全面公开，每季度由居民代表组成监督小组，审核专项资金账目，并将结果在公告栏和业主群同步公示，同时公示服务站点的岗位配备、项目及收费标准，以保障居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宏观层面，严格规范养老市场的准入标准，提升居民对市场化服务主体的公共信任。双向激励约束机制方面，应统一市域时间银行运行标准，由市级民政部门牵头建立统一信息管理平台，为每位参与居民生成唯一服务账户，服务时长以数字积分形式存储于市级数据中心，居民跨社区迁移后积分仍然有效并可继续累积，实现互助时长终身有效性和跨区域通兑。同时建立社区内部软约束机制，对占用公共资源及只享受服务不参与互助的行为进行合理规范，维护互助基本秩序。

在内外联动资源网络建设上，横向整合物业、闲置场地、老年社团等内部资源，降低硬件投入；纵向联动民政、卫健、养老企业等外部主体，引入专业资金与服务能力，实现自治力量与专业服务的有机融合。在国家大力推动家庭养老床位建设的政策背景下，社区资源网络能有效承担需求摸排、服务对接与质量反馈的中介功能，使家庭养老床位从政策工具转化为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在市场资本参与边界方面，必须坚守社区养老公益属性，明确市场资本只能参与专业照料服务供给环节，不得干预定价机制和服务内容规划，防止资本逐利性消解人文关怀，在市场效率与公共价值间维持合理平衡。

7. 结论与展望

7.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形成以下认识。其一，熟人社会趋于消解所引发的信任基础、互惠规范与关系网络三个维度的结构性损耗，构成了传统人情型养老投融资模式陷入困境的深层根源。资金层面的供给不足仅为外在表现，邻里共同体的瓦解才是制约养老资源配置的根本症结，这意味着养老改革需在改善资金供给的同时，同步推进社会关系的修复。其二，转型路径不应直接搬用纯市场化方案，而应当立足于基层社会结构变迁的现实语境，走正式资本供给与非正式人情互助机制协调并进的道路，兼顾老年人的物质照护需求与情感慰藉功能。第三，城乡改革需分层分类施策：城市陌生社区以政府兜底和标准化专业服务为主导，半熟人社区走社群共建与互助融合发展道路，乡村社区发挥集体经济赋能与人情互助优势，三类路径需与社会资本存量相匹配。第四，社区养老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再造邻里共同体，只有修复受损社会资本、重建邻里有效联结，才能破解当前重硬件轻人文、重专业缺温情的实践困境。

7.2.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主要依托理论分析路径展开，尚未在具体城乡社区层面开展系统的实地问卷发放与访谈调研，因而缺乏第一手实证数据用以对理论推演所得结论加以检验，这是本文最为突出的研究局限。在后续研究中，可选取三类性质各异的社区深入推进实证考察，尝试对社会资本存量与社区养老投融资效率之间的关联性展开量化评估。与此同时，数字社区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线上邻里社群已开始催生出新型的数字社会资本形态，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数字熟人网络对社区养老投融资模式可能产生的赋能效应，从而回应基层治理数字化这一新兴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湛礼珠. 人际信任的自我削弱与熟人社会变迁[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2): 118-129.

[2] 朱浩. 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效率机制研究——以杭州市为例[J]. 当代经济管理, 2017, 39(4): 39-46.

[3] 王立剑, 朱一鑫. 从“个体”到“社会”: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现实应对[J]. 行政管理改革, 2023(4): 20-28.

[4] 向飞, 原明明.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落地”社区的挑战及应对策略[J]. 新西部, 2025(9): 112-116.

[5] 费孝通. 乡土中国: 修订版[M]. 第 2 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5.

[6] 陈义媛. 农村社区互助养老的组织基础研究[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3): 68-78.

[7] Putnam, R.D., Leonardi, R. and Nanetti, R.Y.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8] 尹银, 张琳. 金融社会工作为老服务: 老年人的金融服务需求与应对[J]. 社会工作, 2020, 20(2): 24-31.

[9] 刘妮娜, 程士强. 社会与市场的联动: 市场经营社会的模式划分与运作逻辑——以社会养老服务供给为例[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0(6): 80-87.

[10] 陆杰华. 农村养老服务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及实现路径[J]. 人口与社会, 2025, 41(4): 45-54.